四溟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溟詩話

謝榛撰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王漁洋序

謝榛。字茂秦。臨淸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文。頗相鐫責。于鱗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排茂秦。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爲刻其全集。當七子結社之始。尙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僊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茂秦。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茂秦詩有兩種。其聲律圓穩。持擇矜愼者。宏正之遺響也。其應酬牽率。排比支綴者。嘉隆之前茅也。余錄嘉隆七子之咏。仍以茂秦爲首。使後之尙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條分其涇渭。若徐文長之論。徒以諸人倚恃紱冕。凌壓韋布。爲之呼憤不平。則又非余躋茂秦之本意也。

序

四溟山人。眇一目。稱眇君子。然其論詩。眞天人具眼。弇州藝苑巵言所不及也。詩之工。則有目者咸識之。全集中有詩家直說四卷。校訂而授之梓。惜未得善本。補其殘缺。又何敢嫌其繁冗。謬加删削爲哉。山人之義心俠骨。非徒以風雅見重。奕世猶將興起。而同時有擠而抑之者。交道之難可慨也。王阮亭錄詩。以山人冠嘉隆七子。所爲序。亦極意推崇。存之以當山人小傳。若趙王爲之刻集。藩邸諸君。頗多題跋。然文之所傳者少。故不具錄。乾隆甲戌孟夏。繡水石齋胡曾撰。

前明謝四溟先生。爲趙藩重客。嘗刊其全集以行世。迄今又二百餘年矣。梨板無存。日就湮沒。良可惜焉。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抄四溟詩話。然非足本。河北觀察使胡韭溪。訪求全集。幸而得之。公子石齋。汲古既深。闡幽更切。披覽詩話。有契於心。因屬顧君稼梅繕寫發雕。而自爲校訂。不加删削。則珍惜之意也。計甫草之過鄴。請於當事。立碑墓門。是四溟生前知己。既有康王穆王。歿世既久。又得甫草石齋爲之表彰。四溟可以無憾。若賈姬之贈。載於亘史。王固愛才。姬亦守節。眇君子之榮。不遠過於七子五子之流也哉。乾隆甲戌清和月海昌沈維材跋。

四溟詩話卷一

明臨淸謝榛茂秦撰

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尙不可及今學之者務去聲律以爲高古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

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爲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越裳操止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見所謂大樂必易是也及班固白雉詩加之形容古體變矣

傅玄豔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蓋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殊不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已含此意不失樂府本色

木蘭詞後篇不當作末曰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此亦玄之見也

詩文以氣格爲主繁簡勿論或以用字簡約爲古未達權變善用助語字若孔鸞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

得此法。予讀文則冀越記。鶴林玉露。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爲證。余見略同。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是也。

六朝以來。留連光景之弊。蓋自三百篇比興中來。然抽黃對白。自爲一體。紫騮馬歌曰。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此古詞也。折柳行曰。默默施行達。厥罰隨事來。亦古辭也。陌上桑曰。駕虹霓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此魏武帝之作也。秋胡行曰。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此嵇康之作也。董逃行曰。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嶙。此魏人擬作也。古人命題措辭如此。歐陽公曰。小雅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

題外命意。善作者得之。不然流於迂遠矣。

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悚亦作悼騷。摯虞作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

詩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

凡作近體。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使一關未過。則非佳句矣。

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諸產一嬰兒。形體雖具。不可無

啼聲也。趙王枕易曰。全篇工致。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古采蓮曲。隴頭流水歌。皆不協聲韻。而有清廟遺意。作詩不可用難字。若柳子厚奉寄張使君八十韻之作。篇長韻險。逞其問學故爾。

唐律女工也。六朝隋唐之表。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於詩法論之。

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如松篁之於桃李。布帛之於錦繡也。

詩至三謝。迺有唐調。香山九老。迺有宋調。胡元諸公。頗有唐調。國朝何大復。李空同。憲章子美。翕然成風。吾不知百年後。又何如爾。

杜子美詩。日出雞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此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也。蓋嘉運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矣。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世說新語。謝公問諸子弟。毛詩何句最佳。玄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聖經若論佳句。譬諸九天而較其高也。嚴滄浪曰。漢魏古詩。氣象渾厚。難以句摘。況三百篇乎。滄浪知詩矣。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爾。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輟耕錄曰。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澀。人莫能誦。宋王晟劉忱爲之註釋。趙仁舉爲之句讀。誠可怪也。韓退之作宗師墓誌銘曰。文從字順各識職。蓋譏之也。退之城南聯句。意深語晦。相去幾何。

古詩之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約類譜。始爲嚴整。早發定山。尙用山先二韻。及唐以詩取士。遂爲定式。後世因之。不復古矣。楊誠齋曰。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成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咏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鄒國忠曰。不用沈韻。豈得謂之唐詩。古詩自有所叶。如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曹大家字本此。

詩宜擇韻。若秋舟平易之類。作家自然出奇。若眸甌粗俗之類。諷誦而無音響。若鎪搜艱險之類。意在使人難押。

鶴林玉露曰。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若子美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之類。語平意奇。何以言拙。劉禹錫望夫石詩。望來已是幾千載。只是當年初望時。陳后山謂辭拙意工是也。

餘師錄曰。文不可無者有四。曰體。曰志。曰氣。曰韻。作詩亦然。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四者之本。非養無以發其眞。非悟無以入其妙。

麈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

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爲七言之始。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但以參差語間之。而觀者弗詳焉。

賈誼惜誓賦曰。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返。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誼年三十。而曰衰老。遭際漢文。而曰亂世。氣短量狹如此。漢史誼傳。獨載弔屈原鵩鳥二賦。而無此篇。洪興祖以爲瓌異奇偉。非誼莫能及。而并錄傳中。豈興祖誤耶。

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曰。聖心眷佳節。揚鑾戾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晉帝尚存。二公世臣。媚裕若此。靈運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何前佞而後忠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若子虛上林。可誦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長門賦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遥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悼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樸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二賦情詞悲壯。韻調鏗鏘。與歌詩何異。

謝靈運擬魏文帝芙蓉池之作。過於體貼。宴賢之際。何乃自陳德業哉。

江淹擬劉琨。用韻整齊。造語沉着。不如越石吐出心肺。

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霏雪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殊不知老農亦有名

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乃反唐人之意。賓庠曰。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

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爲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蓋以養賢自任。而牢籠天下也。眞西山不取此篇。當矣。及觀藝文類聚所載。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歐陽詢去其半。尤爲簡當。意貫而語足也。

劉才甫曰。魏武短歌行。意多不貫。當作七解可也。

黃山谷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予所謂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與此意同。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歷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七言絕律起句借韻謂之孤雁出羣宋人多有之寧用仄字勿借平字若子美先帝貴妃俱寂寞諸葛大名垂宇宙是也

山房隨筆四禽言予錄其一曰鶉鴣鴣鶉鴣鴣帳房遍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此作可悲讀者尙不堪況遭其時乎

晉傅咸集七經語爲詩北齊劉晝緝綴一賦名爲六合魏收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後之集句肇於此

唐人集句謂之四體宋王介甫、石曼卿喜爲之大率逞其博記云爾不更一字以取其便務搜一句以補其闕一篇之作十倍之工久則動襲古人殆無新語黃山谷所謂正堪一笑也

玉海曰胡笳十八拍四卷漢蔡琰撰幽憤成此曲以入琴中唐劉商宋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好奇甚矣

漢武帝柏梁臺成詔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與坐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誡猶有三代之風後世以詩諷諫而獲罪者可勝嘆哉

漢高帝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乃殺戮功臣魏武帝對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

木昆蟲。坑流民四十餘萬。魏文帝猛虎行曰。與君結新婚。託配於二儀。甄后被讒而死。張華勵志詩曰。甘心恬澹。栖志浮雲。竟以貪位被殺。郭璞遊仙詩曰。長揖當塗人。去作山林客。亦爲王敦所殺。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淫亂尤甚於陳。唐玄宗過寧王宅詩曰。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天寶荒政。宗廟播遷。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昌。日懷奸儉。蠹害朝政。盧仝送伯齡詩曰。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後與王涯之禍。高駢寫懷詩曰。卻恨韓彭興漢室。功成不向五湖遊。節度淮南驕橫被誅。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自我作古。不求根據。過於生澀。則爲杜撰矣。

以下闕

束晳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嚴滄浪曰。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曰。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相類。

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馬柳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奴曹。此時一別何時見。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怨。囑兒切莫憂爺孃。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絕。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改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

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李師中送唐介。錯綜寒山兩韻。謂之進退格。李賀已有此體。殆不可法。

范德機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爲宗。此近體之法。古詩不泥音律。而調自高也。

國寶新編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此王欽佩但爲律詩而言。非古體之法也。

五言詩皆用實字者。如釋齊巳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此聯儘合聲律。要含虛活意乃佳。詩中亦有三昧。何獨不悟此邪。予亦效顰曰。漁樵秋草路。雞犬夕陽村。

左太冲魏都賦曰。八極可圍於寸眸。子美乾坤萬里眼之句。意本於此。若曰眸。則不佳。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徐昌穀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

高仲武謂李彎菊詩曰。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哀而不傷。深得風人之旨。末曰。忍棄東籬下。看隨秋草

衰。不如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溫厚有氣。

李頎貽張旭詩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此用畢卓語。既持蟹螯。又執丹經。豈命人舉杯耶。蓋偶然寫興。以害意爾。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害意。與頎同病也。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

蓋嘉運所製樂府曰。胡渭州。雙帶子。蓋羅縫。水鼓子。此皆絕句。述邊戍行旅之懷。與題全無干涉。或被之管絃。調法不同。今之詞名類此。前論燒火燒野田諸作。恐亦此意邪。

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子美多用實字。高適多用虛字。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趙子昂所謂兩聯宜實是也。

子美和裴迪早梅相憶之作。兩聯用二十二虛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長。非巨筆不能到。

韋應物曰。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由不歸去。淮上有秋山。此篇多用虛字。辭達有味。

李西涯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是也。西涯虛實以字言

之。子昂虛實以句言之。二公所論不同如此。

景多則堆垛。情多則闇弱。大家無此失矣。八句皆景者。子美棘樹寒雲色是也。八句皆情者。子美死去憑誰報是也。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以爲式。教以養生之訣。繼以致病之物可乎。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以爲學者誡。

蘇子卿曰。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曰。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庾信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梁簡文曰。溼花枝覺重。宿鳥羽飛遲。韋蘇州曰。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三者雖有所祖。然青愈於藍矣。

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駱賓王曰。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相栖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尤爲簡妙。

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剡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

謂有含蓄則鑿矣。

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有實用而害於詩者。有虛用而無害於詩者。此詩之權衡也。

予與李元博秋日郊行。荆榛夾徑。草蟲之聲不絕。元博曰。凡秋夜賦詩。多用蛩螿。而晝則弗用何哉。予曰。此實用而害於詩。所謂醫子在頟則醜是也。

貫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

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一篇。句法雷同。殊無變化。

江淹擬顏延年。辭致典縟。得應制之體。但不變句法。大家或不拘此。

詩有辭前意。辭後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後措詞哉。蓋意隨筆生。不假布置。

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託諷。此爲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左舜齊曰。一句一意。意絕而氣貫。此絕句之法。一句一意。不工亦下也。兩句一意。工亦上也。以工爲主。勿以句論。趙韓所選唐人絕句。後兩句皆一意。舜齊之說。本於楊仲宏。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脉。二字貫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單

拋雙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謂之層龍絕藝。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詩豪邪。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嘤嘤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此二詩風雅重出。後人藉爲口實而蹈襲也。

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憂章。去韋孟遠矣。崔道融述唐事實。六十九篇。志於高古。而力不逮。

四言古詩。當法三百篇。不可作秦漢以下之語。顏延年宴曲水詩曰。航琛越水。輦賚踰嶂。郊祀歌曰。月御案節。星驅扶輪。譬如清廟鼓瑟。箏以和之。審音者自不亂其聽也。

班姬託扇以寫怨。應瑒託雁以言懷。皆非徒作。沈約咏月曰。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刻意形容。殊無遠韻。

堆垛古人。謂之點鬼簿。太白長篇用之。自不爲病。蓋本於屈原。

史詩勿輕作。或已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若胡曾百篇一律。但撫景感慨而已。平城詩曰。當時已有吹毛劍。何事無人殺奉春。望夫石詩曰。古來節婦皆消朽。獨爾不爲泉下塵。惟此二絕得體。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張說送蕭都督曰。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上逢。京華逢此日。疲老蹔如冬。竊羨能言鳥。啣恩向九重。此律詩用古韻也。李賀詠馬曰。白鐵挫青禾。磋聞落細涉。世人憐小頸。金埒愛長牙。

此絕亦用古韻也。二詩不可爲法。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帝擬之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暨諸賢擬之。遂以自君之出矣爲題。楊仲宏謂五言絕句。乃古詩末四句。所以意味悠長。蓋本於此。

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駱賓王曰。冰泮有銜盧。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高適曰。歸來洛陽無負郭。李頎曰。由來輕七尺。唐彥謙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慈民盜一抔。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遲。借問誰家子。幽幷遊俠兒。此類盛唐絕句。

魏文帝曰。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曹子建曰。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張華曰。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露啓陰期。潘岳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爲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爲律矣。

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款。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歎。

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法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

文式曰。詞溫而正謂之德。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是也。然出於屈子。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蔡琰曰。薄志節兮念死難。魏武帝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既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老瞞如此欺人。詩貴乎眞。文姬得之。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

陸厥孺子妾歌曰。安陵泣前魚。劉長卿湘妃廟曰。未作湘南雨。知爲何處雲。盧仝贈馬異曰。神農畫八卦。楊敬之客思曰。細腰沉趙女。唐彥謙新豐曰。半夜素靈先哭楚。此皆用事之謬。

江淹有古離別。梁簡文。劉孝威。皆有蜀道難。及太白作古離別。蜀道難。迺諷時事。雖用古題。體格變化。若疾雷破山。顚風簸海。非神於詩者。不能道也。

陸暢作蜀道易。以諛韋皐。翻案太白。辭義粗淺。

杜牧之清明詩曰。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畫。但氣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處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調。予擬之曰。日斜人策馬。酒肆杏花西。不用問答。情景自見。

劉禹錫懷古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或易之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此作不傷氣

格。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此非奇語。只是講得不細。

陳無己寄外舅郭大夫詩曰。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深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趙章泉謂此作。絕似子美。然兩聯爲韻所牽。虛字太多而無餘味。若此前後爲絕句。氣骨不減盛唐。

僧處默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鍊成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若更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

葉平巖暮春即事一首。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俱創上二字。仍是宋人絕句。

詩人玉屑。偷語謂之鈍賊。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陳后主日月光天德是也。然太淸不宜用光字。陳句渾厚有氣。此述者優於作者。

耿湋贈田家翁詩。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此寫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閒晝雨。蠶屋閉春寒。亦是王孟手段。

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淸音有餘。鄭谷淮上別友詩。君向瀟湘我向秦。此結如爆竹而無餘音。予易爲起句足成一首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長笛離亭外。落日空江不見春。

江總平海若無流。馬周潮平似不流。杜甫江平若不流。三公造語相類。馬句穩而佳。

陳思王美人篇云。珊瑚間木難。求賢良獨難。此篇兩用難字爲韻。謝康樂述祖德詩云。展季救魯人。勵志故絕人。此亦兩用人字爲韻。魏晉古意猶存。而不泥聲韻。沈隱侯白馬篇云。停鑣過上蘭。輕舉出樓蘭。緩聲歌云。瑤軫信凌空。羽轡已騰空。此二篇亦兩用蘭字空字爲韻。夫隱侯始定聲韻爲詩家楷式。何乃自重其韻。使人藉爲口實。所謂蕭何造律而自犯之也。

杜少陵避人焚諫草之句。善用羊祜事。此卽晏子諫乎君不華乎外之意。

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森嚴。湧字尤奇。可嚴則嚴。不可嚴則放過些子。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意在一貫。又覺閒雅不凡矣。

白樂天昭君詩曰。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雖不忘君。而辭意兩拙。予因之效顰曰。使者南歸重妾思。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容光異舊時。離騷語雖重復。高古渾然。漢人因之。便覺費力。

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有味。

予初賦俠客行曰。笑上胡姬賣酒樓。賭場贏得錦貂裘。酒酣更欲呼鷹去。擲下黃金不掉頭。此結亦如爆竹。而無餘音。遂更之曰。天寒飲罷酒家樓。擲下黃金不掉頭。走馬西山射猛虎。晚來風雪滿貂裘。子美

少年行結句。與前首相類。因擬之曰。獨過酒肆據胡牀。指點銀瓶索酒嘗。連盞鯨吞不辭醉。直驅白馬赴長楊。

四溟詩話卷二

詩有簡而妙者。若劉楨仰視白日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傅元日月光太清。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衞萬不捲珠簾見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暎疎簾。劉猛可耻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耻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多慙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俸錢。張良器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忠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不如王維久客親僮僕。李適輕帆截浦拂荷來。不如浩然揚帆截海行。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月。不如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蘇頲雙珠代月移。不如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陸機三荊歡同株。不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季數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李義山江上晴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王融灑淚與行波。不如子美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爲剽竊。多有出奇者。潘岳曰。涕淚應情隕。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何仲默曰。笛裏三年淚。李獻吉曰。萬古關山淚。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

予客京師。遊翠巖七眞洞。讀壁上詩曰。紛披容與縱笙歌。蕙轉光風豔綺羅。露濕桃花春不管。月明芳草夜如何。璚珠浩蕩隨蘭櫂。雲旆低回射玉珂。深入醉鄉休秉燭。盡情揮取魯陽戈。耶律丞相門客趙衍所作。淸麗有味。頗類唐調。惜乎大元風雅不載。故表而出之。

大篇決流。短章斂芒。李杜得之。大篇約爲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爲大篇。敷演露骨。

捫蝨新話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惟李杜得之矣。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熟讀李義山黃魯直之詩則去之。譬諸醫家用藥。稍不精潔。疾復存焉。彥周之謂也。

陳后山曰。學者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淺易。此與彥周同病。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謝靈運還舊園。沈休文拜陵廟。皆不過二十韻。洛陽王偉用五十韻獻湘東王。迨子美夔府迺有百韻。

詩以一句爲主。落於某韻。意隨字生。豈必先立意哉。楊仲弘所謂得句。意在其中是也。

三國典略曰。邢邵謂魏收之文。剽竊任昉。魏收謂邢邵之賦。剽竊沈約。蓋六朝氣習如此。近有剽竊何李者。其二子之類歟。

類文見曰。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爲押韻。晚唐多效之。迨宋人尤甚。本朝劉廷萱詠梅花自押眞韻百篇。何其多也。

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首皆次韻。初唐殆不多見。

羅隱曰。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仲淹曰。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儲嗣宗曰。春風莫逐桃花去。恐引漁人入洞來。謝枋得曰。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袁郊曰。后羿徧尋無覓處。不知天上卻容奸。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卻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

韓退之稱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爲佳句。未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

長篇古風最忌鋪敍。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

陳后主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氣象宏闊。辭語精確。爲子美五言句法之祖。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臞僊詩譜。以太白長安一片月爲張季鷹之作。不知何據。然清響殊非晉人氣格。

徐陵雜曲曰。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指張麗華而言。是時陳后主最寵麗華。此奉諛之辭爾。

李空同評孟浩然送朱二詩曰。不是長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捲江河之勢。空同之評是矣。

李拯讀史曰。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惟向眼前憐易落。不如拋擲任東風。謝疊山謂寓梁武事。未詳。詠史宜明白斷案。章碣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孰不知邪。

太白曰。蒼梧山崩湘水竭。張籍曰。菖蒲花開月長滿。李賀曰。七星貫斷嫦娥死。此同一機軸。賀句更奇。

宋王大言賦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小言賦曰。無內之中。微物生焉。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視之則渺渺。望之則冥冥。離婁爲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賦出於列子。皆有託寓。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翺翔。細言詩曰。坐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爲戲爾。

樂書。伏羲造琴瑟。以律呂。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黃帝樂曰咸池。蓋樂始於伏羲。而成於黃帝。是以清

和上升。風俗丕變。未有詩也。李西涯謂詩爲樂始。誤矣。何妥曰。伏羲減瑟。文王足琴。抑先伏羲有瑟邪。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白居易曰。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翻案莊子而無趣。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魚。翻案家語而有味。

或曰。詩適情之具。染翰成章。自然高妙。何必苦思。以鑿其眞。予曰。新詩改能自長吟。此少陵苦思處。使不深入溟渤。焉得驪頷之珠哉。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是宋語。格詞不同。故爾。省悟可以超脫。豈徒斲削而已。

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議。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古人之作。必正定而後出。若丁敬禮之服曹子建。袁宏之服王洵。王洵之服王誕。張融之服徐覬之。薛道衡之服高構。隋文帝之服庾自直。古人服善類如此。

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如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屬對精確。工非一朝。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詩以兩聯爲主。起結輔之。渾然一氣。或以起句爲主。此順流之勢。與在一時。

皇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湜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眞趣於

偶爾。寄至味於澹然。陳后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趙章泉。韓澗泉。所選唐人絕句。惟取中正溫厚。閒雅平易。若夫雄渾悲壯。奇特沉鬱。皆不之取。惜哉。洪容齋所選唐人絕句。不擇美惡。但備數爾。間多僊鬼之作。出於偏稗小說。尤不可取。

盧弼和邊庭四時怨。頗似太白絕句。

李太白曰。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煙霞收夕霏。此用謝康樂之句。但加四字。王摩詰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雖用李嘉祐之聯。加此四字。爽健自別。

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

陳琳曰。騁哉日月遠。年命將西傾。陸機曰。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盧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作感慨而氣悠長也。

嚴滄浪從軍行曰。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說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此作不減盛唐。但起承全襲子建白馬篇。

松石軒詩評。全是詩料。且深於詩。何以啓發初學。

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出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脈不同邪。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曰。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此爲太白古風法之祖。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彈雲林之瑟。歌步元之曲曰。綠景清飈起。雲蓋暎朱葩。蘭房闢琳闕。碧空起瑤沙。此歌華麗無味。或六朝贋作。西王母白雲謠曰。白雲在天。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辭簡意盡。高古莫及。

王建留別杜侍御曰。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此語無異孟郊。末曰。願君去隴阪。長使道路平。此結頗類子美。

屈宋爲詞賦之祖。荀卿六賦。自創機軸。不可例論。相如善學楚詞。而馳騁太過。子建骨氣漸弱。體製猶存。庾信春賦。間多詩語。賦體始大變矣。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託以自寓。非稱信也。

碧雞漫志曰。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趙章泉謂作詩貴乎似。此傳神寫照之法。當充其學識。養其氣魄。或李或杜。順其自然而已。

作詩要割愛。若俱爲佳句。間有相妨者。必較重輕而去之。此文賦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士衡先得之矣。

予遊天壇山賦七言一律。天畔飛霞照萬山。尋易山字爲峯。遂成絕句曰。度嶺攀崖自一筇。黃冠竹下偶相逢。振衣直上昇仙石。天畔飛霞照萬峯。此亦割愛之法。

韓昌黎曰。婦人不下堂。遊子在萬里。託興高遠。有風人之旨。杜少陵曰。丈夫則帶甲。婦人終在家。此文不逮意。韓詩爲優。

陳陶送沈以魯曰。高臺送歸客。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鶩雲雨空。鼇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茲興不可接。翛翛煙際鴻。此有太白聲調。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語悽婉味長。嚴滄浪謂陶最無可觀。何也。

詩無神氣。猶繪日月而無光彩。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魂攝魄之法也。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畔草不同。葉少蘊但論天然。非也。又曰。若作池邊庭前俱不佳。非關聲色而何。

子美曰。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此景固佳。然知見二字着力。至於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便覺自然。學詩者。當如臨字之法。若子美日出東籬水。則曰月墮竹西峯。若雲生舍北泥。則曰雲起屋西山。久而入

悟。不假臨矣。

予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及讀羊士諤郡中即事曰。紅香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因與暗合。遂删己作。

予每讀古人詩有全句同者。即於稿中改竄。

杜子美七歌。本於十八拍。文天祥六歌。與杜異世同悲。李獻吉亦有七歌。惜非其時爾。

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眞也。

劉貢父評嚴維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此聯妙於狀景。華而不靡。精而不刻。貢父之說鑿矣。

劉禹錫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雪裏高山頭白早。于公必有高門慶。自註曰。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義不同。自恕如此。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曰。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王維曰。倘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爲大家。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

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若君道曲。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此雖高古。亦太寂寥。

九言體。無名氏擬之曰。昨夜西風搖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聲調散緩。而無氣魄。惟太白長篇。

突出兩句。殊不可及。若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是也。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暨三百篇則盛矣。滄浪謂起自韋孟非也。

三百篇已有聲律。若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暨離騷洞庭波兮木葉下之類漸多。六朝以來。黃鍾瓦缶。審音者自能辨之。

文式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快直詳盡曰行。悲如蛩螿曰吟。讀之使人思怨。委曲盡情曰曲。宜委曲諧音。通乎俚俗曰謠。宜隱蓄近俗。載始末曰引。宜引而不發。此雖體式猶欠變通。蓋同名異體。同體異名耳。同名者。若瓠子決兮將奈何。此瓠子歌也。陟彼北邙兮。噫。此五噫歌也。四夷既獲。諸夏康兮。此琴歌也。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此房中歌也。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此匈奴歌也。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此鮑司隸歌也。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此悲歌也。東方欲朗星爛爛。此雞鳴歌也。太乙況。天馬下。此天馬歌也。青青黃黃。雀石頹唐。此地驅樂歌也。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此前緩聲歌也。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此黃竹歌也。春風宛轉入曲房。此挾瑟歌也。帝悅於兌。執矩固司藏。此白帝歌也。是邪非邪。此李夫人歌也。同體者。若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此苦寒行也。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此同聲歌也。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此齊驅樂也。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此明妃辭也。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兇。此蒿里曲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此東武吟也。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此合歡詩也。置酒廣殿上。親友從我遊。此箜篌引也。白馬辭角弓。鳴鞭乘北風。此白馬篇

也。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此五君詠也。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珍。此善門頌也。紫煙世不覿。赤鱗庖所捐。此白雲贊也。體無定體。名無定名。莫不擬斯二者。悟者得之。措詞短長。意足而止。隨意命名。人莫能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

捫蝨新話曰。文中有詩。則語句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而引謝玄暉唐子西之說。胡氏誤矣。李斯上秦皇帝書。文中之詩也。子美北征篇。詩中之文也。

武元康曰。文有聲律皆似詩。詩不粗鄙皆是文。

杜約夫曰。六朝文中有詩。宋朝詩中有文。

楊仲宏律詩三十四格。謂自杜甫門人吳成鄒。遂傳其法。然窘於法度。殆非正宗。

范德機曰。絕句則先得後兩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當以神氣爲主。全篇渾成無餖飣之迹。唐人間有此法。

孔融離合體。竇韜妻迴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莊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鍼穴名體。將軍名體。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沈烱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晉以降。多務纖巧。此變之變也。

古辭曰。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又曰。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曰。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又曰。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又曰。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又曰。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又曰。桐枝不結

花。何由得梧子。又曰。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此皆吳格指物借意。李義山曰。春蠶到老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措詞流麗。酷似六朝。蘇子瞻曰。破衫尙有重逢日。一飯何曾忘卻時。造語殊乏風致。

詩曰。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又曰。鉤膺鏤鍚。鞹鞃淺幭。此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爲誡。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績曰。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太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劉浚曰。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太拙而無意味。楊誠齋翻案法。專指宋人何也。

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譬諸詩。發言平易。而循乎繩墨。法之正也。發言雋偉。而不拘乎繩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執泥。雋偉而不險怪。此奇正參伍之法也。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奇正參伍。李杜是也。

洪興祖曰。三百篇比賦少而興多。離騷興少而比賦多。予嘗考之三百篇。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洪氏之說誤矣。

法言曰。堯舜之道皇兮。夏商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子雲法言以準論語。學屈原且不及。況孔子哉。

文筌曰。五言絕句主情景。七言絕句主意事。又曰五言絕句。撇景入事。七言絕句。掉句入情。前後之法。何

相反邪。

陳繹曾曰。凡律高則用重律。中則用正律。下則用子律。大要欲調句耳。詩至於化。自然合律。何必庸心爲哉。

劉禹錫曰。建安里中兒聯歌竹枝。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也。唐去漢魏樂府爲近。故歌詩尙論律。呂夢得亦審音者。不獨工於辭藻而已。

李西涯閑老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梅軒閑老忌之。聞人學詩。則叱之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李空同謂劉因噎廢食是也。

陸士規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檜以小嫌不與接見。因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曰。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噫。檜亦尙詩也哉。

李西涯久於相位。陸滄浪以詩諷之曰。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詩人玉屑。集唐人句法。悉分其類。有裨於初學。但風騷句法。皆有標題。若馬倦時銜草。人疲數望城。則曰公明布卦。若芹泥隨燕嘴。花蕊上蜂鬚。則曰東方占鵲。殆與棋譜牌譜相類。論詩不宜如此。

子美五言絕句。皆平韻律體。景多而情少。太白五言絕句。平韻律體。兼仄韻古體。景少而情多。二公各盡其妙。

許用晦金陵懷古領聯簡板對爾。頸聯當贈遠遊者。似有戒愼意。若删其兩聯。則氣象雄渾。不下太白絕句。

律詩無好結句。謂之虎頭鼠尾。卽當擺脫常格。奪出不測之語。若天馬行空。渾然無迹。張祜金山寺之作。則有此失也。

子美居夔州上句曰。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說。別說同韻。王維温泉上句曰。新豐樹裏行人度。聞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此非詩家正法。章碣上句。皆用翰韻。尤可怪也。

歡紅爲韻不雅。子美老農何有罄交歡。娟娟花蕊紅之類。愁青爲韻便佳。若子美更有澄江銷客愁。石壁斷空青之類。凡用韻審其可否。句法瀏亮。可以詠歌矣。

孫太初曰。到處論交山最賢。以山爲賢。蓋有所祖。周禮曰。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謝靈運曰。豈以名利之場。而賢於清曠之域哉。唐太宗曰。李勣守幷州。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子美曰。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此語宛然入畫。情景適會。與造物同其妙。非沉思苦索而得之也。

李林甫璠嶽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摩詰送丘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目字。不可爲病也。

章孝標下第曰。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後及第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謂報時人洗眼看。其量

狹大類孟郊。

淵明詠雪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此語殆似顏謝。羅大經謂其輕虛潔白。盡在於是。但識其趣。體則未也。

排律結句。不宜對偶。若杜子美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似無歸宿。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便無力矣。

崔後渠贈予詩曰。三月清洹上。翩翩兩度來。摛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楊朱淚。江湖李白杯。令公今謝事。迴首尙憐才。楊朱李白自然的對。戎昱詩曰。衞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較之後渠。精確不及。

詩以佳句爲主。精鍊成章。自無敗句。所謂善人在坐。君子俱來。

瀛奎律髓不可讀。間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不成一家。終不可治。闕言長語曰。若讀瀛奎律髓。要人自擇。

盧仝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孫太初曰。夜來夢到西湖路。白石灘頭鶴是君。此從玉川變化。亦有風致。

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於宋矣。

武元衡曰。殘雲帶雨過春城。韓致光曰。斷雲含雨入孤村。二句巧思。不及子美。澹雲疎雨過高城。句法自然。

方干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方晦叔山雞未鳴海日出此簡妙勝干矣

作詩最忌蹈襲若語工字簡勝於古人所謂化陳腐爲新奇是也

李頻曰星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譬諸佳人掌而對壯士拳也若曰月落錦江寒便相敵矣

金學士王庭筠黃花山一絕頗有太白聲調詩曰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

人道高歡避暑宮邊華泉謂詩與行草俱入化矣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國朝何仲默亦遭壬申之亂但過於哀傷爾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於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於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馬子端曰楚詞悲感激迫獨橘頌一篇溫厚委曲子美明霞高可餐即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之意

張崇德曰屈原天問全學莊子天運莊子寓乎忘形屈原滯於孤憤

李仲清曰陳伯玉詩高出六朝惟淵明乃其伉儷者當與兩漢文字同觀

杜約夫曰宋人論詩甚嚴無乃唐人之癭歟呂紫微所謂文章木上癭約夫暗合孫吳爾

徐伯傳問詩法於康對山曰熟讀太白長篇則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筆殊有氣也

黃司務問詩法於李空同。因指場圃中菉豆而言曰。顏色而已。此卽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

李獻吉極苦思詩垂成。如一二句弗工。卽棄之田深父見而惜之。獻吉曰。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何仲默詩曰。元日王正月。傳呼晚殿班。千官齊鵠立。萬國候龍顏。辨色旌旗入。衝星劍珮還。聖躬無乃倦。幾欲問當關。李獻吉改爲不敢問當關。曹仲禮曰。吾舅所改。未若仲默元句。

趙子昂曰。作詩但用隋唐以下故事。便不古也。當以隋唐以上爲主。此論執矣。隋唐以上。泛用則可。隋唐以下。泛用則不可。學者自當斟酌。不落凡調。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輿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揚袘戍削。飛纖垂胥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

宋之問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疎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李羣玉水流寧有意。雲泛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晶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陳陶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子美九江春水外。三峽暮帆前。諸公句意相類。子美自優。

子建詩多有虛字用工處。唐人詩眼本於此爾。若朱華冒綠池。時雨淨飛塵。松子久吾欺。列坐竟長筵。嚴霜依玉除。遠望周千里。其平仄妥帖。尙有古意。

鮑防雜感詩曰。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此作託諷不露。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二絕皆指一事。淺深自見。

吳筠覽古詩曰。蘇生佩六印。奕奕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霍孟翼三后。伊戚及後昆。此古體敍事。文勢使然。蓋出於無意也。若分爲兩篇。皆謂之隔句對。自與近體不同爾。

杜約夫問曰。點景寫情孰難。予曰。詩中比興固多。情景各有難易。若江湖遊宦羈旅。會晤舟中。其飛揚轗軻。老少悲歡。感時話舊。靡不慨然。言情近於議論。把握住則不失唐體。否則流於宋調。此寫情難於景也。中唐人漸有之。冬夜園亭具樽俎。延社中詞流。時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清景可愛。模寫似易。如各賦一聯。擬摩詰有聲之畫。其不雷同而超絕者。諒不多見。此點景難於情也。惟盛唐人得之。約夫曰。予能發情景之蘊。以至極致。滄浪輩未嘗道也。

太白夜宿筍媼家。聞比鄰舂臼之聲。以起興。遂得鄰女夜舂寒之句。然本韻盤餐二字。應用以夜宿五松下發端。下句意重辭拙。使無後六句。必不落歡韻。此太白近體先得聯者。豈得順流直下哉。附詩云。夜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傅咸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駱賓王賦。光不周物。明足自資。處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託寓。繁簡不同。子美暗飛螢自照之句。意愈簡而辭愈工也。

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粧奩服飾等物。但直敍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云。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着我繡袷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蹀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丹朱。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又云。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旛。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踟躕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用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

四溟詩話卷三

原稿闕

凡詩債叢委。固有緩急。亦當權變。若先作難者。則殫其心思。不得成章。復作易者。興沮而語澀矣。難者雖緊要。且置之度外。易者雖不緊要。亦當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則妙思種種出焉。勢如破竹。此所謂先江南而後河東之法也。

于濆辛苦吟。壠上扶犂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祖襲爾。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鍾大鏞。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之源。夐然氣象不同。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

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進而追兩漢也。嗟夫。

作詩不必執於一箇意思。或此或彼。無適不可。待語意兩工乃定。文心雕龍曰。詩有恆裁。思無定位。此可見作詩不專於一意也。

任城張良玉別號栗齋居士。以琴鳴於時。嘗賦閒居云。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時。此聯閒雅有味。然出自呂居仁。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此作者不及述者。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爲佳句。譬諸富家廚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鼠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蹲花砌午。紹易君曰。此便脫俗。

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落常調。乃見筆力。于潰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卽野蔬借味之法。而潰亦知此邪。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

此非縮銀法手也。

凡作文靜室隱几。冥搜邈然。不期詩思遽生。妙句萌心。且含毫咀味。兩事兼舉。以就興之緩急也。予一夕欹枕面燈而臥。因詠蜉蝣之句。忽機轉文思。而勢不可遏。置彼詩草。率書歎世之語云。天地之視人如蜉蝣。然蜉蝣之視人如天地。然蜉蝣莫知人之有終也。人莫知天地之有終也。

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則神交古人。窮乎遐邇。繫乎憂樂。此相因偶然。著形於絕迹。振響於無聲也。夫情景有異同。模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者。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自用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間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其浩無涯矣。同而不流於俗。異而不失其正。豈徒麗藻炫人而已。然才亦有異同。同者得其貌。異者得其骨。人但能同其同。而莫能異其異。吾見異其同者。代不數人爾。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鵰。清逸如九皐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爲全味矣。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小大。須構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辭來如松挺然。植之盤中。窘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多。或

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二病。

李羣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髮不皓。若後削穴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爲結。令人叵測。奇哉。附羣玉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窮愁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顏與芳景。暗附東波流。鱗翼俟風水。青雲方阻脩。孤燈冷素燄。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可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有可議者。蓋擅名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勍敵。吐英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澤四野。隻字求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夫萬景七情。合於登眺。若面前列羣鏡。無應不眞。憂喜無兩色。偏正惟一心。偏則得其半。正則得其全。鏡猶心。光猶神也。思入杳冥。則無我無物。詩之造。玄矣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

甲辰歲冬。余客居大梁。有李生者。屢過款宿。及晨起盥櫛。旭日射窗。因索新句。李云。曉日照疎窗。余亦成寒日澹虛牖。賈子聞之曰。此出一機杼。而織手不同。戊午歲。從遊鄴下。夜酌王中宦別館。請示一字造句。以燈爲韻。予就枕構思。乃得三十四句云。煙葦出漁燈。書聲半夜燈。山扉樹裏燈。風幢閃佛燈。竹院靜禪燈。蛾影隔籠燈。星懸寶塔燈。心空一慧燈。風雨異鄉燈。倦客望村燈。鬼火戰場燈。除夜兩年燈。雪市減春燈。茅屋祇書燈。樹隱酒樓燈。穴鼠暗窺燈。殿列九華燈。星聚廣陵燈。棋罷暗籌燈。疎林見遠燈。蛩吟半壁燈。農談共瓦燈。屋漏夜移燈。明滅幾風燈。窗昏夢後燈。流螢不避燈。寒閨織錦燈。形影共寒燈。調鷹徹夜燈。海舶浪搖燈。夜泊聚船燈。霜風逼旅燈。靈篠鳳膏燈。春宮萬戶燈。此行遠自邇之法。俾其自悟耳。及曉起。寒雀在簷前有幽意。李吟一句云。羣雀噪前簷。予應聲曰。簷日聚寒雀。夫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見作手。李生亦佳士也。予嘗授之韻學。博記雅談。懸河瀉於廣席。使醉客復醒。其善用所長如此。

夫縉紳作詩者。其形也易腴。其氣也易充。貫乎經史。粹乎旨趣。若江河有源。而滔滔弗竭。欲造名家。殊不難矣。凡擇韻平妥。用字精工。此雖細事。則聲律具焉。必先固基址。而高其梁棟。樓成壯麗。乃見工輸之大巧也。予昔遊都下。力拯盧柟之難。諸縉紳多其義。相與定交。草茅賤子。至愚極陋。但以聲律之學請益。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爲正式。及出詩草。妍亦不忌。媸亦不誚。此虛心應接使然。得以優游聖代。而老於嘯歌幸矣。每惜禰衡鸚鵡一賦。而遽戕其生。可爲恃才傲物者誡。

己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譾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亹亹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調格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己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領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作詩譬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麴米爲料釀成則醇味如一善飲者歷歷嘗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此鎮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嘗之各有甄別何哉做手不同故爾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避其故迹。雖由大道。跬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屧。由乎中正。縱橫於古人衆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

凡作詩不宜逼眞。如朝行遠望。靑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煙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奇觀。惟片石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妙在含糊。方見作手。

予初冬。同李進士伯承遊西山。夜投碧雲寺。並憩石橋。注目延賞。時薄靄濛濛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頓覺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眞。故爾附詩云。並馬尋名寺。登高藉短筇。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石路經千轉。雲巖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鐘。

章給事景南過余曰。子嘗云詩能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州。王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課詩。一時寧無優劣。或與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場。如秋間偶過園亭。梨棗正熟。卽摘取噉之。聊解饑渴。殊覺爽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尙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有剝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翁亭記。亦用此法。

禰正平鸚鵡賦。走筆立成。膾炙千古。譬如丹柰有色有味。到口卽佳。不假於剝皮也。

凡制作繫名。論者心有同異。豈待見利而變哉。或見有佳篇。面雖云好。默生毀端。而播於外。此詩中之忌也。或見有奇句。佯爲沉思。欲言不言。俾其自疑弗定。此詩中之奸也。或見名公巨卿所作。不拘工拙。極口稱賞。此詩中之諂也。諂者利之媒。奸者利之機。忌者利之蠹。然愼交則保名。三者有一。不能無損。如藥加硝黃之類。其耗於元氣者多矣。

凡以詩求正者。在乎知己。否則無益。徒有自衒之誚。或終篇稱許。而不雌黃一字。恐有誤則貽笑爾。或灼見其疵。雖有奇字。隱而不言。恐人完其美。振其名。是出於意。非忌而何。

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此泰伯偶然爾。近有詞流。與人一字之益。每對衆言之。其不自廣也如此。及出所作。稱之則快意。議之則變色。雖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何其自矜。竟沮人之有益。甘於自誤。吁。彼何人哉。吁。彼何人哉。

大梁李生好記人惡詩。每每傳之一笑。予謂之曰。觀子胸中。所蘊如此。則穢濁其心。安能吐芳潤發淸雅乎。子從我遊二十餘年。試誦我詩一篇或一聯。以見黃鍾瓦缶。聲調同異。則工拙兩存乎心。所論公平。靡不服矣。生茫然無以對。

走筆成詩。興也。琢句入神力也。句無定工。疵無定處。思得一字妥貼。則兩疵復出。及中聯愜意。或首或尾

又相妨。萬轉心機。乃成篇什。譬如唐太宗用兵。甫平一僭。竊而復干戈迭起。兩獻捷方欲論功。餘寇又延國討。百戰始定。歸於一統。信不易爲也。夫一律猶一統也。兩聯如中原。前後如四邊。四邊不寧。中原亦不寧矣。思有無形之戰。成有不賞之功。子建以詞賦爲勳績是也。

予一夕。過林太史貞恆館。留酌。因談詩法。妙在平仄四聲。而有清濁抑揚之分。試以東董棟篤四聲調之。東字平平直起。氣舒且長。其聲揚也。董字上轉。氣咽促。然易盡。其聲抑也。棟字去而悠遠。氣振愈高。其聲揚也。篤字下入而疾。氣收斬然。其聲抑也。夫四聲抑揚。不失疾徐之節。惟歌詩者能之。而未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極。非喻無以得其狀。譬如一鳥徐徐飛起。直而不迫。甫臨半空。翻若少旋。振翮復向一方。力竭始下。塌然投於中林矣。沈休文固已訂正。特言其大槩。若夫句分平仄。字關抑揚。近體之法備矣。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子美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云。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此如平聲揚之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如上聲抑之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如去聲揚之也。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如入聲抑之也。安得姑蘇鄒倫者。檜前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瑟琴。宛乎清廟之樂。與子按拍賞音。同飲巨觥而不辭也。貞恆曰。必待吳歌而後劇飲。其如明月何哉。因與一醉而別。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

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

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迺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音否邪。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前病。豈聲調不拘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三句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其工於聲調。盛唐以來。李杜二公而已。

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東。逢音蓬。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崔。殺也。左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之貌。禮記陶陶遂遂。皐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音。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鄉偶書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支韻衰字誤矣。何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霜華鬬。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誡。

阮籍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目安可能。陸機挽歌。殉歿身易亡。救子非所能。潘尼贈王元貺。膏蘭孰爲銷。濟治由賢能。夏侯湛東方朔讚。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張平子東京賦。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離騷。紛吾有

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此協耐。王逸註。熊屬。多力。絕人之才者謂之能。然諸公皆本逸註。予謂蒸韻能。協用於灰韻。猶存古意。何以效其穿鑿而費講邪。又三足鼈。唐德誠禪師作頌。以此押韻云。三十年前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

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君。招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并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爲法。當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爲純。去濁而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爲可教也。諸君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濬人盧浮邱名栿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款洽。因談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雄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爾。曰。凡靜臥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子所作太速。若宿構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其價矣。盧曰。凡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不可得。做手定矣。奈何。曰。觀子直寫胸中所蘊。由乎氣勝。專效背水陣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也。子所作。惟以僊丹而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診脉。用藥不失病源。盧曰。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予曰。這是盧生倔強。不服善處。然其佳

句甚多。予每稱賞。但不能悉記。其讀書秋草園。情景俱到。宛然入畫。比康樂春草之句。更覺古老。妙哉句也。固哉人也。

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學作樂府商調。以寫春怨。尚記首一闋云。隔花漏殘春夢醒。星斗落江城。珠箔金鉤低控。玉釵珊枕斜橫。畫堂前紫燕交飛。綠楊枝黃鳥和鳴。倚危欄。又看三月景。杳然不見多情。斷腸芳草碧。初未閱太和正音譜。故有硬字。回首亂峯青。統錄若干曲。請正於鄉丈蘇東皐。東皐曰。爾童年愛作豔曲。聲口似詩。殆非詞家本色。初養精華。而別役心機。孤此一代風雅何邪。因教之作詩。澹泊自如。而不墜厥志。迄今五十餘年。皤然一叟。惟詩是樂。動靜有時。而神逸於內。不知爲山林之小隱歟。爲市朝之大隱歟。蘇丈吾師也。不得見我今日悲哉。

作詩譬如有人日持箕箒。遍於市廛。掃沙簸而揀之。或破錢折簪。碎銅片鐵。皆投之於袋。饑則歸飯。固不如意。往復不廢其業。久而大有所獲。非金則銀。足贍卒歲之需。此得意在偶然爾。夫好物得之固難。警句尤不易得。掃沙不倦。則好物出。苦心不休。則警句成。

人非雨露。而自澤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久者名也。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鑑光。而照無偏者神也。非德無以養其心。非才無以充其氣。心猶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士衡士龍。有才而恃。靈運玄暉。有才而露。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

客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使非一聯造物矣。至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

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弄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爾。能於古調中。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力。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結最着題。又出奇語。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諸公補之。未必能道此。

謝靈運折楊柳行。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此對起雖有模倣。而不失古調。至於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此亦對起。用於中則穩帖。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此亦用漢人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縠。惜時樣不同爾。

子美遣意二首。皆偏入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突然而起。似對非對。而不失格律。時孤城四鼓。睡起

憑高。則前山半吐月矣。其清景快人心目。作者何以寫其眞。良工莫能狀其妙。不待講而自透徹。此豈偶然得之邪。此豈冥然思之邪。至於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此亦對起。頗似簡板。況用二虛字。意多氣靡。緩於發端。夫鳴於枝上者。黃鳥則近而可親。泛於渚次者。白鷗則輕而可愛。着於前聯則可。子美起對固多。切者宜在中而不宜在首。此近體定法也。又寄劉峽州四十韻末二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長律自無徹尾屬對。若燕韻不窮。想更有布置。

陳思王五游詩云。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此皆兩句一意。然祖於古樂府。觀其陌上桑。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焦仲卿妻。東西植松柏。南北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相逢行。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羽林郎。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裙。此皆古調。自然成對。陳思通篇擬之。步驟雖似五言長律。其辭古氣順如此。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子相曰。若作古體。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嘉靖間。有初學詩者。開口便多奇氣。此雖天賦美質。其成之敗之。則又在乎人矣。專尙奇者。乃盛唐之端。晚唐之漸也。譬游五嶽。出門有伴。引之循乎大道。而不失其正。否則歧路之間。又分歧路。愈失愈遠。而流蕩莫之返矣。正者奇之根。奇者正之標。二者自有重輕。若歧而又奇。則墮於長吉之下。惜乎長吉不與陳拾遺同時。得一印正。則奇正相兼。造乎大家。無可議者矣。

和古人詩。起自蘇子瞻。遠謫南荒。風土殊惡。神交異代。而陶令可親。所以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藉以自遣爾。本朝有和唐音者。得一繭而抽萬絲。逞獨能而敵衆妙。專以坡老爲口實。則兩心異同。識者自當見之。譬一武士。登九里山。觀古戰場。命人掘地。因得折戟斷劍。餘矢缺刀。乃自稱元戎。前與韓彭諸將對敵。戰則無功。敗則取笑。其不自量也。愚哉。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溫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盍先定之。成卿曰。予僭評之。何異蠡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予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顚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渾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調邪。

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胚也。雖躋上乘。得正法眼。評之尤妙。勸以進之。苦以精之。謙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

夫才有遲速。作有難易。非謂能與不能爾。含毫改削而工。走筆天成而妙。其速也。多暗合古人。其遲也。每創出新意。遲則苦其心。速則縱其筆。若能處於遲速之間。有時妙而純。工而渾。則無適不可也。

李商隱作無題詩五首。格新意雜。託寓不一。難於命題。故曰無題。本朝何李二公。各擬一首。惜未完美。鄴下杜約夫。亦擬四首。皆佳。然太清則寒。氣薄不壽。附其詩云。內家標格破時粧。萬引千呼出洞房。楚曲風煙愁倩女。武陵花月夢仙郎。故開金索飛鸚鵡。偶弄瓊簫下鳳凰。恩怨自思成底事。坐看疎雨濕丁香。二月明獨立桂花陰。惆悵恩多怨亦深。並逐鴛鴦眞有意。雙開菡萏本無心。班姬苦思題團扇。卓女幽情託素琴。天畔彩雲休散卻。鳳臺此夜會知音。三楊柳遙遮百尺樓。水晶簾箔護嬌羞。鄴姬鬬巧輸瓊珮。公子聽歌贈玉鉤。青鳥暗隨明月落。彩雲虛傍碧天流。庭花爛熳春無限。不信盧郎負莫愁。四美人初試石榴裙。縹緲飛香別院聞。玉笛臨風吹折柳。錦機向月織迴文。花殘金谷鶯聲寂。天斷湘江雁影分。憑仗隴梅將信息。蓬山遙隔萬重雲。

大梁田深甫。從李獻吉遊。嗜酒躭詩。十三科不第。終於兵部司務。嘗擬少陵秋興詩。得盛唐氣骨。眼中不多見也。附詩二首云。宮梧隕翠下承明。御水流寒繞帝京。北極天連鵾鵠觀。西山雲起鳳凰城。露凝雙闕開金掌。月照千門鎖玉衡。惟有伶俜梁苑客。旅魂零落不勝情。二西山龍藏五雲團。聞說先皇此駐

鑾。百道泉光飛寶地。萬年松影靜瑤壇。綺羅香寢幽花閉。劍珮聲沉曙月寒。玉蘂瓊枝長不老。空餘輦路石漫漫。

昔予嘗遊京西玉巖山。蘭若松下。拂石而坐。微作吟哦聲。適來一叟。問曰。子何爲邪。曰。賦詩遣興爾。予時揮扇。叟曰。偶得一句。請對之。山寺風涼何用扇。予應聲曰。江樓月朗不須燈。叟曰。眞一詩人也。曳杖而去。問諸僧此爲誰。曰。山下劉都督也。翌日。諸縉紳聞之曰。彼村叟。以童子對。而考一詩人。可笑。

濬人盧浮邱。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曾以詩忤蔣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決。余愛其才。且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歷於公卿間。暴白而出之。因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滄溟。滄溟曰。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心服。可謂知己。而亦以爲泛交之流耶。指其詩而頷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溟子以我輩爲泛交。可訝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歉然。夫盧生得免。予願少遂。作詩自況。偶得之耳。二公譏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附滄溟寄余詩云。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

予客京師。有一縉紳相善。嘗謂予曰。每見人惡詩。予意憎之。而不樂交也。曰。予則異於是。若以詩定交。海內寧幾人邪。或有不讀書者。知我爲詩人而加禮。豈可沮其誠乎。譬如郊外古刹。凡田翁村嫗。往往焚香禮佛。惟恐竭誠不逮。安知有三乘五蘊之妙。使如來復生。亦不鄙其愚也。夫作詩才有不同。各由工拙。愛憎係乎爲人。詩何與焉。縉紳笑而然之。吳僧道潛嗜詩。憎凡子如讎。此性褊尤甚。附詩云。數聲柔

櫓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嘉靖戊午歲夏日。余偕浙東莫子明。遊嵩山少林。及至盧巖觀泉。奔流界壁。泠然灑心。因得飛泉漏河漢之句。子明曰。此全襲太白。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略無點化。予曰。約繁爲簡。乃方士縮銀法也。附詩云。纔探二室勝。又過一禪家。淨愛莓苔色。香憐蕕蔔花。飛泉漏河漢。疊嶂擁煙霞。心自有天竺。西方行路賒。

戍皐士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舉李建勳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辭拙。能爲一句。卽縮銀法也。限以炷香。香及半。玄易曰。歸夢無虛。夜香幾盡。傳易曰。夜夜鄉山夢寐中。予曰。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誤以見心。勤以盡力。此學詩之梯航。當循其所由。而極其所至也。翌日傳易復問余曰。昨所談建勳之作。句穩意切。莫辨其疵。無乃虛字多邪。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等能幾時。張籍旅泊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馬戴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此皆一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蓋建勳兩句一意。則流於議論。乃書生講章。未嘗有一夜之夢。而不歸乎千里之家也。歐陽永叔亦有此病。明妃曲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焉能制其夷狄也哉。傳易曰然。

秋夕予過北園宗禪師精舍。鄰有朱道人亦來。因談及虎溪三笑事。宗乃誦皇甫曾送邕上人詩。晚與門

人別。依依出虎溪。予曰。此結用事太泛。趣韻而已。宗曰。今夕與公繼此故事。若不吝一詩。我輩幸矣。時皎月在天。涼飈振木。清景可愛。徘徊於露草之間。漫成一律云。二高多道氣。吾欲共巖棲。瑤草元無種。青蓮不染泥。鶴鳴丹鼎外。月在法雲西。相送眞成笑。分明過虎溪。朱曰。此時三笑雖同。吾輩愧遠公靜修多矣。相送園西而別。

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餞於郭北申幼川園亭。趙王枕易遣中使留予。曰。適徐左史致政歸楚。欲命諸王縉紳輩賦詩志別。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諸體二十篇。以見鄰下有建安風何如。予曰諾。明午應教畢。北首路矣。幼川曰。果哉斯言。有才固敏。何與能長。況詩備諸體。焉得寸心立意。而卒應紛然。以臻精妙。信乎不易。昔江文通擬古諸作。豈在一朝一夕而振藻思哉。曰。予試擴公輸子之法。遽造宮殿樓閣臺館亭榭。並築基址。齊構梁棟。及其妙轉心機。詰旦。歷觀落成。則輪奐一新。丹碧相耀。此見作手變化也。夫欲成若干詩。須造若干句。皆用緊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像。情在體貼。能以興爲衡。以思爲權。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輕也。如十成六七。或前後缺略。句字未穩。皆沓於案。息燈而臥。曉起復檢諸作。更益之所思。少窒仍放過。且閱他篇。不可執定。復酌酒酣臥。迨心思稍清。起而裁之。三復探賾。統歸於渾成。若必次第而成。則興易衰。而思易疲矣。愚見是否。幼川曰。吾見難其易者。得其一。未見易其難者。得其多。以一爲難則工。以多爲易而能工邪。梁周興嗣。帝命以千字限一夕成文。蓋繫乎生死。子與之不同。何若乃爾。曰。予用背水陣法。頗類興嗣。既言不愆。行期自不容緩。愜知己之意。折妒者之心。使異地則不

能也。迨午中使徵詩。付以全稿轉上。幼川曰。子才如此。王左右惡得無忌。昔聞盧生柟以詩獲罪蔣令。子爲遍陳當道。始脫其獄。由此人皆稱重。若不虛己。是亦盧柟而救盧柟。其不免夫。予謝曰。知我者鮑子也。

嘉靖戊申歲。曾總制銑以復河套事。及夏閣老言。俱被奸諛。陷於刑戮。上以科道不言。命錦衣衛遍加捶楚。其蔓連多矣。辛丑歲。李贊畫尙倫。預有此議。竟不果。予賦詩慰之曰。獻策金門空自歸。馬頭西向逐雲飛。長城夜月催刁斗。青海嚴霜犯鐵衣。秋到邊庭能禦虜。古來功業在知機。百年幾欲收河套。多少英雄有是非。夏公婚吳郎中春。以是詩達公所。公慨然和之。其詩不傳。此聞之李鴻臚寶云。壬戌歲。嚴閣老嵩罷歸江南。會諸縉紳。談及河套。不可復取。曰。謝四溟山人獨有先見。此聞之鄒處士倫云。嵩論與鄙見略同。然借此成曾夏二公獄。另有史氏之評。

予初秋。遊都下韋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太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祕其法。予因檢宋之問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不及駱賓王詠雁。帶月凌空易。迷煙逗浦難。用韻妥帖。復檢劉長卿雨中過靈光寺詩。向人寒燭靜。帶月夜鐘深。不及皇甫曾晚至華陰。雲霞僊掌出。松柏古祠深。韻亦妥帖。正夫曰。前二韻欠穩。子試定之。曰。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向人寒燭靜。隔雨夜鐘微。正夫曰。宋劉二詩。譬猶高堂大廈。梁棟不加華藻。未爲完美。子雖斲良材。惜未結構。但築樓閣之基爾。勞思何益。凡閱古人之詩。輒有采取。或因拙致工。因繁爲簡。其珠玉歸囊。便是自家物。不愈乎。六

朝蹈襲以成風。此作者祕法。但不滯其機爾。予曰。聞此確論。知其無妬也。

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張祜送徐彥夫南遷詩。陰火夜長然。王初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尙新奇。雖雷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邪。

太玄經劇卦。海水羣飛。庾信和張侍郎詩。成羣海水飛。呂溫諸葛武侯廟碑。四海飛水。然庾呂沿襲。兩拙並見。不若陸雲答平原全用無議也。有客益爲七言曰。海水羣飛天混茫。尤爲警策。譬如冶人能接伏波銅柱。爲插天之標。而不見其迹也。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乏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一夕。朱駕部伯鄰招飲官舍。因閱雅音會編。予笑曰。此康生偶爾集次。始爲近體泄機也。且如東韻幾二百字。其穩當可用者。應題得句。大抵不出十餘字。但前後錯綜不同爾。統觀諸家之作。其文勢句法。判然在目。若品彙諸韻相間。不露痕迹。而妙於藏用也。或得其捷要而易入。或窺其淺近而深求。夫百篇同韻。當試古人押字不苟處。能造奇語於衆妙之中。非透悟弗能也。或才思稍窘。但搜字以補其缺。則非渾成氣格。此作近體之弊也。伯鄰曰。觀其排律。或百韻。或三五十韻。意思繁衍。句法變化。衆險迭出而益勝。但擇穩當者。信乎不多也。予曰。短律貴乎精工。長律宜浩瀚奇崛。其法不可並論。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垛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二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道。

不涉於歧路矣。譬如楊升菴狀元。謫戍滇南。猶尙奢侈。其粳糯黍稷。脯鱶殽鱠。種種羅於前。而筯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又如客遊五臺山。訪禪侶。廚下見一胡僧執爨。但以淸泉注釜。不用粒米。沸則自成饘粥。此無中生有。暗合古人出處。此不專於學問。又非無學問者所能到也。予因六祖惠能。不識一字。參禪入道成佛。遂在難處用工。定想頭。鍊心機。乃得無米粥之法。詩中難者莫過於情詩。然樂府尤盛於元。千萬人口中咀嚼。外無遺景。內無遺情。雖有作者。罕得新意。姑借六祖之悟。以示後學。誠以六祖之心爲心。而入悟也弗難矣。因擬別調曲三首。家住鄴城門向西。靑樓上與鄴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春夢南來路不迷。夜深別酒見微醺。趙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牀頭閒殺石榴裙。　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怨一鳴箏。燕姬纖手調新曲。不是西樓今夜聲。怨歌行二首。澹妝寂寞妾愁深。若箇濃妝歡至今。郎到薊門傳尺素。誰知濃澹在郎心。　長夜寒生翠幙低。琵琶別調爲誰悽。君心無定如明月。纔照樓東復轉西。遠別曲一首。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曲一首。秦關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梧桐樹下搗寒衣。

陳一菴太守。因徽藩誣奏。謫戍瓊州。寓邱文莊別墅。日躭詩酒。每聞縉紳間。盛稱蘇舜澤總制雪詩。初隨鳴雨喧相續。轉入飄風靜不聞。寫景入微。非老手不能也。若楊誠齋篩瓦巧從疎處透。跳階誤到暖邊融。便是宋人本色。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概用之。宜分乎彼此。此先聲律而後義意。用之中的。尤見精工。然禽不如鳥。翔不

如飛。涉不如草。涼不如寒。此皆聲律中之細微。作者審而用之。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也。

四溟詩話卷四

白樂天畫竹歌云。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此作造語清潤。讀者襟抱灑然。能發萬里之興。所謂淘沙揀金。難得之句也。釋景雲畫松詩云。畫松一似眞松樹。且待思量記得無。憶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詩全襲樂天。未見超絕。皎然所論三偸。雲公可當一二。

世說新語。徐孺子九歲時。嘗月下戲。或云。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子美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意祖於此。造句奇拔。觀者不覺用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

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杜甫答岑補闕見贈云。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歸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岑詩警絕。杜作殊不愜意。譬如善弈者。偶爾輕敵。輸此一着。

岑嘉州初至犍爲作云。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閒。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此結突如起句。謂之兩頭蛇。予因以完造物。首尾自具。更煉中聯。不失格律。然論文貴嚴。亦不免吹毛求疵之誚。附云之官能幾日。兩鬢易成斑。雷雨低三峽。風塵暗百蠻。鳥啼公府

靜。花落訟庭閒。獨夜饒詩思。灘聲枕席間。

瀋王西屏道人寄懷大司馬郭公二首。憶昔論交卽見知。幾年良晤信難期。停雲北極頻回首。落木西風獨賦詩。金鼎鹽梅殷相業。玉階劍履漢官儀。君今選將淸邊徼。晝省憂心退食遲。征驂別後幾登樓。極目山川憶舊遊。皛皛霜華寒已沍。冥冥雲物夕仍留。九關甲士圖功日。三輔丁男習戰秋。聞道天驕還北遁。萬年佳氣繞皇州。二詩辭雅氣暢。造詣不凡。前聯典重。不減少陵。後聯假對干支極妙。許用晦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實對干支。殊欠渾厚。無乃晚唐本色歟。許用晦釋淸塞。皆以甲子庚申爲的對。予病其粗直。且非正格。因次用晦之韻。聊寄興爾。附贈王山人詩。

丹侶相期貰酒頻。飛來野鶴老於人。世輕俗物非關傲。庭有僊芝未是貧。半嶺餐霞延甲子。孤燈照夜守庚申。碧桃又發花千樹。誰向深山共好春。

詩中罕用血字。用則流於粗惡。李長吉白虎行云。衮龍衣點荆卿血。顧逋翁露靑竹鞭歌云。碧鮮似染萇弘血。二公妙於句法。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

詩有至易之句。或從極難中來。雖非緊關處。亦不可忽。若使一句齟齬。則損一篇元氣矣。

梁簡文怨歌行云。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起句似相承者。譬諸叢花缺處。半出美人繡襦。不見螓首蛾眉。可能無恨。況襲陌上桑而用之突然。或易爲窈窕誰家姝。庶得平穩。不失起語格式。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聯必相配。健弱不單力。燥潤無兩色。能用此法。則不墮歧路矣。少

陵狀景極妙。巨細入元。無可指擿者。寫情失之疎漏。若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上句眞率自然。下句爲韻所拘爾。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景。若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脉不周。病在一臂故爾。

甲子歲秋日。予赴晉陽。故人之招。栗晉川留餞園亭。以詩志別。分韻得秋字。援筆立就。一氣渾成。湧若長江大河。滔滔拍天。而劃然中斷。其意見於言表。清雅不減劉文房。氣格過之。附詩云。盍簪方讌晤。引轡復西遊。草白晉陽路。霜清汾水秋。詩名無去住。客計有淹留。心在浮雲外。飄然不繫舟。

詩賦各有體製。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疊。不害於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暨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尙難字。而自然過人矣。詩用難韻。起自六朝。若庾開府長代手中涔。沈東陽願言反魚篠。從此流於艱澀。唐陸龜蒙織作中流百尺蕣。韋莊汧水悠悠去。似絣蕣絣二字。近體尤不宜用。譬若王羲之偕諸賢於蘭亭修禊。適高麗使者至。遂延之席末。流觴賦詩。文雅雖同。加此眼生者。便非諸賢氣象。韓昌黎柳子厚長篇聯句。字難韻險。然誇多鬬靡。或不可解。拘於險韻。無乃庾沈啓之邪。

陳思王白馬篇。俯身散馬蹄。此能盡馳馬之狀。鬬雞詩。觜落輕毛散。善形容鬬雞之勢。俯落二字有力。一散字想應。然造語太工。六朝之漸也。

瀋憲王南山和懶雲上人韻曰。幽徑斷行蹤。浮圖對遠峰。結冰堅碧沼。凝雪老青松。雙樹下開講。千燈中現容。天空雨花徧。門有白雲封。此作妙於禪語。使王摩詰見之。亦當心服。若寧獻王臞仙。周憲王誠齋。

雖皆嗜詩。相去懸絕矣。

嘉靖壬子春。予遊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繪六子圖。列座於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自戲爲贊曰。我是眞汝。汝非眞我。因拘於哿韻。不能成章。迄今丙寅春。旅寓上黨。偶用古韻。乃成曰。兩鬢鬖鬖。一身么麽。上聲我是眞汝。汝非眞我。我嘯我歌。汝聾汝啞。人生多愆。眞不如假。遁跡山中。忘言月下。嗟哉暮年。何時願果。或謂脗合禪機。前身亦緇流中人也。

或曰。江韻不附於陽韻之後。而附於東冬之後何哉。曰江韻之字。皆出於東冬二韻。若金傍着工爲釭。木傍着春爲椿。餘類此。凡作古詩三韻互用。謝康樂田南謝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卜室倚北阜。啓靡而南江。漢魏諸賢。如此尤多。

凡山河廊廟之類。顚倒通用。若天地不可倒用。倒則爲泰卦。曹子建桂之樹行曰。下下乃窮極地天。豈別有見耶。又如詩酒兒女。皆兩物也。倒則爲一矣。

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鮑昭蕪城賦曰。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此自我作古之法也。沈氏咏五色火籠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婦人亦知此邪。

劉長卿送道標上人歸南嶽詩曰。悠然倚孤櫂。卻憶臥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衡嶽千峰亂。禪房何處尋。此作雅淡有味。但虛字太多。體格稍弱。安慶王西池送月泉上人歸

南海得帆字曰。閒身無所繫。江海信孤帆。石上留金偈。人間祕玉函。天開達摩井。雲護普陀巖。誰復爲禪侶。相依松與杉。此篇多使實字。奇崛有骨。善用險韻。譬如棧道馳馬。無異康衢。唐人不多見也。又贈別玉峰上人詩曰。關山去迢遞。飛錫有誰同。行苦三乘裏。心開萬法中。定回雲滿榻。偈後月低空。相憶聽鐘磬。泠然度曉風。此作乃見超悟。禪家之正宗也。

元和初。王生夢侍吳王。命作西施挽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此韻狹而險。唐人以來罕用之。王生所作。雖涉粗淺。然夢中成章。亦奇矣。若陸龜蒙皮日休。以佳韻賡和。乃七言近體。使作五言。遠過王生矣。予客晉陽。亦用佳韻二首。秋懷詩曰。東望太行路。巉巖幾斷崖。易歸千里夢。難遣九秋懷。夜色霜明樹。寒聲葉滿階。著書思趙邸。靜掩舊茅齋。秋日自遣詩曰。甘向淸時隱。無令素願乖。存虛饒氣色。撥累緩形骸。葉響風前樹。苦青雨後階。何須學宋玉。登眺苦秋懷。

嚴滄浪謂作詩。譬諸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緊要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緊要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我別秋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子美哭蘇少監詩曰。得罪台州去。時違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此皆隔句對。亦謂之扇對格。然祖於采薇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予贈紀丞詩曰。謝莊曾授簡。月白見秋毫。崔立能吟句。松寒起夜濤。僭附於

名篇之末。亦見余一體爾。

潘岳永逝文曰。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此岳文中用韻已嚴。豈獨沈約定之也。

阮卓遊魚詩曰。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此出南華經。惠子曰。爾非魚。安知魚之樂耶。曰。爾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阮生翻案尤妙。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此感寓自然。范雲贈沈左衛詩曰。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此雖翻案。殊覺費力。

曹唐擬漢武帝憶李夫人詩曰。白玉帳寒鴛夢絕。紫陽宮遠雁書稀。全篇穠麗。其風致可想。然用雁書誤矣。予考漢史及武帝內傳。方士少翁能致鬼。帝命招李夫人之魂。見而哀之。因爲歌曰。是邪非邪。元狩四年。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昭帝始元五年。蘇武還自匈奴。雁書事。當在子卿將歸之時。曹羽流也。隨興賦成。不及詳考爾。

鮑明遠白頭吟曰。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沈休文怨歌行曰。坎壈元叔賦。頓挫敬通文。遽論班姬寵。夙窆賈生墳。二詩多用姓名。自不害爲古作。今人忌之是矣。

鎮康王西巖。四月八日。過昭覺禪院。同諸宗丈。賦得松字詩曰。石龕幡影閃金容。此日曾聞浴九龍。心印始歸香象迹。法輪更斷野狐宗。風傳鐘磬流空谷。天落雲霞拂古松。傑閣還登一西望。萬年佳氣曖諸

峰。此題最難。其格律精工。氣象渾厚。深得禪家宗旨。若與遠公同時。亦當推蓮社之長矣。

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堦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下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凡訟者。說得顛末詳盡。猶恐不能勝人。若王介甫。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階下語也。有學晚唐者。再變可躋上乘。學宋者則墮下乘。而變之難矣。

沈氏彩毫怨曰。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帷帳久離居。楊升菴所選五言律祖六卷。獨此一篇。平妥勻淨。頗異六朝氣格。

岑嘉州送王司馬詩。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何仲言下方山詩。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謝惠連搗衣詩。宵月皓空閨。李嘉祐送王收詩。細草綠汀洲。此皆以聲色字爲虛活用者。蓋有所祖。春秋丹桓宮楹。周頌。亦白其馬。史鑑。秦始皇伐其木。赭其山。漢書二千石。朱兩轓。班孟堅燕山銘。朱旗絳天。揚子雲解嘲。客徒朱丹吾轂。將赤吾之族也。華元歌。皤其腹。韋昭天命詩。烏赤其色。陸士龍南征賦。朱明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南史梁武帝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江文通靈邱竹賦。艳夏彩於沙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黔其廬。赭其垣。此法用者多矣。非文之宗匠弗知也。

詩韻罕用腥字。胡曾洞庭湖絕句。魚龍吹浪水雲腥。造句儘佳。瀋憲王夜雨頸聯。樹濕鴉羣重。雲低龍氣

腥。格律尤勝。杜子美索居三十韻。宇宙一羶腥。此句非不能工。蓋長律牽於韻爾。

栗太行曰。詩貴解悟。識有偏全。斯作有高下。古人成家者。如得道。故拈來皆合。拘拘於迹者末矣。又曰。詩莫古於風雅。皆可解。漢樂府有不可讀者。聲詞雜寫之誣。由譜錄爾。又曰。宋詩偏於濁而不瀟灑。元詩偏於清而不沉鬱。國朝宣德以前是元。宏治以前是宋。正德嘉靖間。駸駸有古義。又曰。李獻吉何仲默。古體可追古人。近體尚隔一塵。

古三墳書。長上聲殺順性傳曰。聖人以盡物壽。子贈貧士詩。暗合此義。敝裘捫蝨盡。生殺自天機。

賦詩要有英雄氣象。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爲。我則爲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古人製作。各有奇處。觀者自當甄別

德平王南岑。贈別素愚上人。釋子來何處。廬山復太行。翻經淹歲月。補衲犯冰霜。浩劫塵緣盡。彌天覺路長。智珠元不染。好去照迷方。此作甚佳。其來有源。憲王南山。素嗜談禪。詩亦妙悟。信乎伯仲齊名。豈非寒山拾得化身邪。

作詩先以一聯爲主。更思一聯配之。俾其相稱。縱不佳。姑存以爲筌句。筌者意在得魚也。然佳句多從庸句中來。能用取魚棄筌之法。辭意兩美。久則渾成。造名家不難矣。釋皎然賦得啼猿送客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斷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凄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觀其前聯平澹意長。餘皆筌句。予皆削疵。強半稍變氣格。髣髴復起。可能心服否乎。迺附於後。聽爾巴江夕。愁

人巫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倒影迴清澗。哀聲出遠林。東西無定處。偏感宦遊心。此所謂假古人之作。爲己稿是也。

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合。徑草踏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二作清麗。各有優劣。

呂居仁春日卽事。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干欲暮時。或云。清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意盡之。子觀此作。宛然一美人圖也。

韓翃秋夜卽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安慶王西池。重九前一夜。樹聲喧一枕。秋色冷千家。此聯與韓出一機杼。組織自別。

凡詩用恩字。不粗則俗。難於造句。陳思王恩紀曠不接。梁武帝籠鳥易爲恩。謝玄暉恩變龍庭長。張正見讒新恩易盡。蘇廷碩戈甲爲恩輕。杜子美漏網辱殊恩。竇叔向恩深犬馬知。高蟾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李義山但保紅顏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變俗爲雅。名家自能吻合。作文亦然。若陸士衡廣樹恩不足以敵怨是也。予悼徽藩詩。撫膺臣妾淚。葬骨死生恩。哭沈參軍鍊詩。今日孔融留二子。應知生死感餘恩。此二作易於措詞。由其悲感故爾。

栗道甫自弱冠工詩。與兄仁甫齊名。遊五龍山詩云。巖壑古留迹。藤蘿春可捫。遊人歷世代。零露越朝昏。鶴夢通雲島。猿啼下石門。浮沉只自異。感念復何言。一覽樓夜眺詩云。微月照空林。悠然悽我心。人聲

四壁靜。夜色一川陰。野寺看燈遠。山堂入霧深。村邊歌吹發。聽能更蕭森。大行山中詩云。山中風候別。況復是秋天。雨脚當門變。溪聲隔嶼傳。峽深饑虎嘯。潭古毒龍眠。中霤惟躭隱。蕭條世外玄。觀此諸作。含英咀華。風調夐別。其盛唐之流歟。

比喻多。而失於難解。嗟怨頻。而流於不平。過稱譽。豈其中心。專模擬。非其本色。愁苦甚則有感。歡喜多則無味。熟字千用自弗覺。難字幾出人易見。邈然想頭。工乎作手。詩造極處。悟而且精。李杜不可及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張景陽七命。百籟羣鳴。聾其山。此聾字太奇。雖有所祖而費講。

黎城懶雲上人了悟禪蘊。亦能詩。都門除夕云。早眠輕節序。垂老倦精神。半夜兩年夢。孤燈千里身。鉢分新歲飯。衣拂舊時塵。後飲屠蘇者。其如感嘆頻。題山水便面。攜筇小步踏。蒼苔。遙指青山雲。正開。澗水松風聽不絕。又教童子抱琴來。二作體格勻淨。頗振唐聲。使與皎然輩同賦。孰爲擅場。嗟其身歿神存。寧不以我爲知己邪。

人物志。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註曰。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澹。則百官施其用。隆慶改元。望京都有感云。鹽梅無水不成味。宰輔得君方盡才。因翻用說命和羹事。又被古人道破。此卽無米粥之法。學者心會可也。

詩中用虛活字。時有難易。易若剖蚌得珠。難如破石求玉。且工且易。愈苦愈難。此通塞不同故也。縱爾冥搜。徒勞心思。當主乎可否之間。信口道出。必有奇字。偶然渾成。而無齟齬之患。譬人急買帽子。入市。出

其若干。一一試之。必有箇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則詩眼靡不工矣。

凡作詩以青字爲韻。鮮有佳者。杜子美不離西閣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下句奇特有骨。錢仲文省試湘靈鼓瑟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摘出末句平平語爾。合兩句味之。殊有含蓄。諸葛騰甫。渝城人日東李給事。前聯辭意並佳。天造奇景。宛如披四川圖。使人興不可遏。但神馳於夢寐耳。其詩附後。訪舊來何晚。輕帆落驛亭。江迴劍外白。山擁漢中青。萬里逢人日。孤城感客星。知君懷諫草。翹首望明廷。（騰甫名鯨。別號問華。諸葛武侯四十二代孫。）

鎮康王西巖。題宋參政瞻遠樓。江樓懸樹杪。山色到窗中。精拔有骨。上句尤奇。王右丞登辨覺寺。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曠闊有氣。但上字聲律未妥。又西巖陪國主謁塋。途中有感。仗劃浮煙破。旗衝過鳥翻。句法森嚴。何異沈宋應制。崔湜題唐都尉山池。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遊。聯雖全美。但晚唐纖巧之漸。若與陪駕之作並論。譬諸豔姬從命婦升階。氣象自別。韓偓晚春旅舍。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祖於湜而敷演七言。斯又下矣。

子美詩。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諸聯綺麗。頗宗陳隋。然句工氣渾。不失爲大家。譬如上官公服。而有黼黻絺繡。其文彩照人。乃朝端之偉觀也。晚唐此類尤多。又如五色羅縠。織花盆匹。裁爲少姬之襦。宜矣。宋人亦有巧句。宛如村婦盛塗脂粉。學徐步以自媚。不免爲傍觀者一笑耳。

嘉靖乙巳歲。因訪西林禪侶。談及龐居士涅槃代作偈子云。來時忽墮。去時不躲。我歸大空。大空卽我。南華經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以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李東岡謂予有悟禪旨。故與莊子默契焉。

子美秋野詩。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此適會物情。殊有天趣。然本於子建離思賦。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二家辭同工異。則老杜之苦心可見矣。

陸士衡爲周夫人寄車騎云。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者得君書。聞君在京城。及觀劉采春囉嗊曲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二絕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然將種臨敵。而不勝女兵。所謂小戰則怯是也。

宗約敬軒。次栗太行枉顧韻曰。城隅葺小軒。車馬不聞喧。邱壑元規興。蓬蒿仲蔚園。君詩清可挹。吾道拙能存。何似歲星隱。常依金馬門。此作工於押韻。而沖澹自然。其劉長卿之亞歟。迺弟誠軒。炙背詩曰。昨夜清霜重。晴簷炙背初。寧言工我賦。兼得課兒書。鍾鼎形骸外。溪山夢寐餘。角巾庭際影。坐惜鬢毛疎。儼然寫一負暄障子。老成之語。曠達之氣。此造少陵之漸也。又詠石山子曰。累石壯精舍。憑虛無古今。悠然倚杖輿。重以愛山心。地轉仇池穴。天移王屋岑。主人得幽趣。何處更登臨。後聯翻用杜句。愈覺出奇。秦州雜詩。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起句平直。但寫其神異爾。

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語。各有所寓。李陵與蘇武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恨

悠悠。此偶然寫意爾。沈約渡新安江。貽游好詩。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所謂襲故而彌新。意更婉切。柳宗元衡陽別劉禹錫詩。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至怨至悲。太不雅矣。

庾信詠荷詩。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梁簡文納涼詩。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包佶秋日園林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晚唐雖下六朝。由其不用蔡字乃佳。

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尚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廊廟而有江山之致。煙霞而兼黼黻之裁。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清新俊逸。然卻太快。太白謂子美詩苦。然卻沉鬱。緣其性褊躁。婞直。而多憂愁憤厲之氣。其用字之法。則老將之用兵也。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典雅沖穆。入妙通玄。觀寶玉於東序。聽廣樂於鈞天。三家其選也。過此以往。不能遍觀而盡識矣。又曰。長篇是賦之變體。而去一兮字。近體則研鍊精切。檃栝諸儷。如文錦之有尺幅。絕句皆樂府也。長篇當以李嶠汾陰行爲第一。近體當以張說侍宴隆慶池應制爲第一。杜甫秋興。則聞道長安似弈棋一篇尤勝。絕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絕響也。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予以奇古爲骨。平和

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作詩有學釀蜜法者。要在想頭別爾。是夜枕上勉成數詩。以示同好。始知予言不謬也。暮秋寄懷徐子與時宦長蘆云。理郡雙旌轉。皇畿亦壯遊。海鹺天下味。案牘汝南憂。風笛凄寒署。霜林照夜樓。還思濯纓處。御水正涵秋。二官舍披書坐。蕭然且獨醒。沙煙秋漠漠。海雨晝冥冥。妬久金增色。才孤劍養靈。夢歸何所見。天目亂峰青。三未滿躭詩意。南來幾日閒。一愁縈馬上。萬役走人間。署敞憐風物。城高見海山。不知謫宦久。先守汝寧被謫猶是舊容顏。四鐵網拔珊瑚。驚人不可無。才今兼二陸。格古變三吳。登眺秋光迥。浮沉老氣孤。因思采菱曲。客至話西湖。五數卷從幽事。官閒秪自憐。阮公悲感日。遼伯是非年。海賦知華國。鄉書問稅田。更憂吳餉晚。長望浙西船。六宦轍有難易。憂中名獨完。山高偏氣色。河廣自波瀾。文字豹斑老。冰霜狐白寒。鳳兮不言餒。天許碧琅玕。七候蟲吟暗壁。秋興起徐陵。宦味澹於水。羇懷清奪冰。夜喧風裏樹。寒翳雨中燈。競謁金張第。疎慵獨未曾。八何處轉遊宦。河亭坐夕暉。亂帆鱗次泊。衆鳥尾銜歸。地勝閒堪賦。杯清悶可揮。風煙是京甸。寧復羨魚磯。九宦邸長蘆靜。中懷自出塵。鑑光一秋水。琴調幾陽春。終古盈虛月。流年感慨人。竹林餘裂素。可復寫誰眞。十詞人非傲物。名著自堪嗟。官冷基應進。懷高酒更賒。鶴爲閒處伴。菊是澹中花。同賦上林者。秋風天一涯。十一正變關騷雅。深宵誰與論。吳歌惟片月。燕俗且孤樽。舊侶青雲冷。秋懷黃葉繁。寄書故鄉使。風雨亦過門。十二舊社名相累。艱虞偏在君。世憎騷雅盛。天任死生分。並失龍珠影。長垂鳳藻文。社友梁公

實宗子相相繼而歿相知論往事南北共愁雲

有客問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於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於晚唐竊嘗病之盍以教我四溟子曰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辭不能達意不能悉譬如鑿池貯青天則所得不多舉杯收甘露則被澤不廣此乃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且閱書醒心忽然有得意隨筆生而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或因字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句意雙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此乃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客曰適聞內外二說能發古人未發者願以盛唐諸家直指內外祕蘊令人頓悟以歸正宗不落傍門小徑也四溟子曰予雖歷舉唐詩引證畢竟難曉況爾心非我心焉知我心之有得也以我之心置於爾心俾其得我之得雖兩而一矣請出一字爲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若干句云兵氣截胡天鴟號月黑天長陰夢裏天斜陽禾黍天靈聚洞中天荷影亂湖天星搖海底天千江各貯天道在混茫天帆影落江天雲蘿隱洞天絕龍穴海天鵰橫朔漠天明河半在天心空定裏天氣慘戰場天波明日本天江清魚在天山鐘落半天湖清鏡裏天鶴夢不離天江波不定天百越瘴浮天帆盡五湖天人老醉鄉天丹氣夜薰天微茫畫裏天登嶽上捫天隴樹插秦天地展日南天此乃句由韻成也天馬行無迹天覆空青色天冷饒邊氣天陰鬼火亂天寒鷹力健天聚峨嵋雪天勢海相吞天閑收駿馬天羇曠達才天許百年狂井天開地鏡仰天心貯月倚天雲護劍木天通夜

鼠。楚天三峽斷。海天無際色。諸天空色界。通天烏道寒。江天月兩分。霜天紅樹老。井平天影出。虎鬬天風合。隱見天河影。峽開天一線。漠北天常雪。籠鳥天相隔。日高天更青。霞明天姥峯。禪林天雨花。長河截天影。風響參天樹。混沌是天胚。萬物各天機。一法通天竺。龍鬬海天翻。雨暗江天色。雁得楚天春。蹄涔縮天影。王氣浮天闕。此乃因字得句也。夫人妙悟有因。自能作古。然文字起於鳥跡。草書精於舞劍。爾獨不能因人之悟。以開己之悟邪。客謝而去。顧予笑曰。子何太泄天機也。

作詩得之多寡遲速。統繫於心。因分內外二說。俾人易曉。此作近體之法。然古體亦有異同處。學者權宜用之。

或曰。子謂作古體近體。概同一法。寧不有誤後學邪。四溟子曰。古體起語。比少而賦興多。貴乎平直。不可立意涵蓄。若一句道盡。餘復何言。或兀坐冥搜。求聲於寂寥。寫眞於無象。忽生一意。則句法萌於心。含毫轉思。而色愈慘澹。猶恐入於律調。則太費點檢。鬬創而後古。或中有主意。則辭意相稱而發言得體。與夫工於鍊句者何異。漢魏詩純正。然未有六朝唐宋諸體縈心。故爾若論體製。則大異而小同。及論作手。則大同小異也。未必篇篇從頭敍去。如寫家書然。畢竟有何警拔。或以一句發端。則隨筆意生。順流直下。渾成無跡。此出於偶然。不多得也。凡作近體。但命意措詞。一苦心則成章。可逼盛唐矣。作古體不可兼律。非兩倍其工。則氣格不純。今之作者。譬諸宮女。雖善學古粧。亦不免微有時態。

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當知神龍變化之妙。小則入乎微罅。大則

騰乎天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泄眞機。但恐人小其道爾。詩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擴乎大。因著以入乎微。雖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或學力未全。而驟欲大之。若登高臺而摘星。則廓然無着手處。若能用小而大之之法。當如行深洞中。捫壁盡號。豁然見天。則心有所主。而奪盛唐律髓。追建安古調。殊不難矣。予著詩說。猶如孫武子作兵法。雖不自用神奇。以平列國。能使習之者戡亂策勳。不無補於世也。

詩貴乎遠而近。然思不可偏。偏則不能無弊。陸士衡文賦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此但寫冥搜之狀爾。唐劉昭禹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此作祖於士衡。尤知遠近相應之法。凡靜室索詩。心神渺然。西遊天竺國。仍歸上黨昭覺寺。此所謂遠而近之法也。若經天竺。又向扶桑。此遠而又遠。終何歸宿。或造語艱深奇澀。殊不可解。抑樊宗師之類歟。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此劉勰明詩至要。非老於作者不能發。凡構思當於難處用工。艱澀一通。新奇迭出。此所以難而易也。若求之容易中。雖十脫稿。而無一警策。此所以易而難也。獨謫仙思無難易。而語自超絕。此朱考亭所謂聖於詩者是也。

上黨李之茂。工舉子業。亦能詩。元日過柏堠僧舍。因憶予有作云。索居無歲事。騎馬入禪林。勝地堪逃俗。名香可淨心。偶思靈運句。暫與惠休吟。庭樹來山鳥。當春多好音。雪中再過僧舍少憩云。俗累便幽寂。禪房喜再臨。午齋經罷熟。積雪夢回深。四野偏同色。纖塵不染心。衝寒有餘興。猶勝訪山陰。此二作宛

有劉隨州風致。而細潤過之。

遜軒子曰。凡作詩貴識鋒犯。而最忌偏執。偏執不惟有焦勞之患。且失詩人優柔之旨。如賈島獨行潭底影。其詞意閑雅。必偶然得之。而難以句匹。當入五言古體。或入仄韻絕句。方見作手。而島積思三年。局於聲律。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不知反爲前句之累。其所爲一句三年得。吟成雙淚流。雖曰自惜。實自許也。不識鋒犯。偏執不回。至於如此。唐人中識鋒犯者。莫如子美。其落日在簾鉤之作。亦難以句匹者也。故置之首句。俊麗可愛。使束於聯中。未必若首句之妙。學者觀其全篇起結雄健。頸頷微弱。可見矣。因擬閬僊勉成一絕。附之末簡。雜樹已秋風。空山又斜景。杖策不逢人。獨行潭底影。

遜軒子博學嗜詩。志在古雅。且得論詩之法。及擬閬僊一絕。不下唐調。其頓悟也如此。

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愚論已詳首卷。許渾原上居詩。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爲羇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釋無可送裴明府詩。山春南去櫂。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因易爲江春南去櫂。關夜北歸鴻。劉長卿別張南史詩。流水朝還暮。行人東復西。此上二字欠工。因易爲旅思朝還暮。生涯東復西。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九佳韻窄而險。雖五言造句亦難。況七言近體。押韻穩。措詞工。而兩不易得。自唐以來。罕有賦者。皮日休陸龜蒙館娃宮之作。雖弔古得體。而無渾然氣格。窘於難韻故爾。容軒子送鄒逸人歸洞庭山得淮字。

亦用此韻。其平妥勻淨。因難以見工。致能追古人於太華萬仞之顛。翩翩然了無難色。使遇寬韻。而愈加思索。則他日造詣。未見其止也。其詩云。離筵太促愧茅柴。羨爾吳歌壯旅懷。幾賦縱橫干氣象。半生飄泊老形骸。草青驅馬春辭晉。月白揚帆夜渡淮。三徑已荒逢舊侶。一樽風雨共山齋。附日休詩云。艷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消露玉釵。硯沼秖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眞閒事。須爲當時一愴懷。附龜蒙次韻。鏤楣悄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空斷崖。草碧未能忘帝女。燕輕猶自識宮釵。江山只有愁容在。劍珮應和媿氣埋。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荆懷。

夫情景相觸而成詩。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時不拘形勝。面西言東。但假山川以發豪興爾。譬若倚太行而詠峨嵋。見衡漳而賦滄海。卽近以徹遠。猶夫兵法之出奇也。予客晉陽。對西山詩云。好山俱在目。樓上坐移時。碧樹亦佳侶。白雲非遠期。心閒聊對景。興轉別成詩。操筆有常變。兵家韓信知。馮少洲評曰。老子每每自負。

凡五七言造句。以情會景。可長者工而健。可短者簡而妙。若良匠選才。長短各適其用爾。

七言近體。起自唐初應制。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興慶池侍宴。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杜必簡守歲侍宴。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宋延淸奉和幸太平公主南莊。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獻壽杯。觀此三聯。底蘊自見。暨少陵懷古。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靑塚向黃昏。此上二字雖虛。而措辭穩帖。九日藍田崔氏莊。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

寒。此中二字亦虛。工而有力。中唐詩虛字愈多。則異乎少陵氣象。劉文房七言律品彙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虛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湏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之類。錢仲文七言律品彙所取十九首。上四字虛者亦強半。如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之類。凡多用虛字。便是講。講則宋調之根。豈獨始於元白。高棅所選。以正宗大家爲主。兼之羽翼接武。亦不免三二濫觴者。

雪夜過恕菴主人諸子列坐。因評錢劉七言近體兩聯。多用虛字。聲口雖好。而格調漸下。此文隨世變故爾。敏軒子曰。予觀錢仲文送李評事赴潭州一首。瘦而不健。虛病使然。予但言脉理入微。盍與之良藥。以復元氣。使予輩得窺樞機。以躋少陵階也。予遂約爲五言云。自適宦遊情。湖南有杜蘅。簡書催物役。心賞緩王程。山寺披雲入。江帆帶月行。應懷幕下策。談笑靜蒼生。遜軒子曰。子嘗言鍊句之法有二忌。如治人當造五寸之釘。而強之七寸。雖長而細。不利於用也。如圬者築七尺之牆。五尺以磚。二尺以坯。然遭久雨。磚則無恙。而坯自頹矣。此二忌。錢劉亦有之。再一檃栝。以示三昧。予亦效邯鄲之步。則不失故態爾。遂以錢詩。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去上二字。可爲五言。又以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約爲鴛枕虛驚夢。鸞簫遠遞愁。又以劉詩。暮雨不知湏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亦約爲雨昏湏口處。春到穆陵西。遜軒子曰。予得之矣。因以羅隱詩。別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葉向人飛。亦約爲暮帆和雁落。霜葉向人飛。然句無冗字。則工而健矣。附送李評事詩云。湖南遠去有餘情。蘋葉初齊

白芷生謾說簡書催物役遙知心賞緩王程興過山寺先雲到笑引江帆帶月行幕下由來貴無事佇聞談笑靜黎甿

凡造句已就而復改削求工及示諸朋好各有去取或兼愛不能自定可兩棄之再加沉思必有警句譬泅者入海捨蚌珠而獲驪珠自不失重輕也予元日有感詩後聯神會徐陳侶心從屈宋師復改神會應徐在心通屈宋知因衆論不同難爲優劣遂別造一聯所謂割愛之法也附詩云七十尙躭詩閒來命酒巵隔宵增一歲耐老慰羣兒糟粕求新味雲霄入苦思嗟哉世無補花鳥日相期

鎭康王西巖寄懷劉紫山侍御回自滇南詩云桄榔幾度感花開鄉國傳書不易來曾醉離亭牽我夢因思佐郡識君才滇南風壤三年盡天畔星槎萬里迴遙望舊知秋欲杪月明何處是行臺寄贈楊二山中丞以關內巡撫移任山右詩云紫宸一旦璽書催早發秦城槩載開二華曾留標勝賦三關更見折衝才荒沙落日閒戎壘古木飛霜凜憲臺壯士應看射鵰處不教胡騎暮南來此二作最得盛唐格律嚴而不刻順而不直較之獻吉則平妥較之仲默則老健其膾炙人口也宜哉

作詩亦有權宜或先句法而後體製譬匠氏選材雖有巨細長短而各致其用可堂則堂不可則亭矣于潰塞下曲先得烏鳶已相賀之句出自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此賀字尤有味如賦一絕則不孤此句流於敷演格斯下矣詩云紫塞曉屯兵黃沙披甲臥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燕然山上雲半是離鄉魂衞霍待富貴豈能無乾坤予擬一絕云漢將討樓蘭旗蕩朔雲破戰鼓半天聲烏鳶已相賀

辭誕草創世叔討論。予羽修飾。子產潤色。鄭國凡作辭命。必經四賢之手。故見重於列國。予因之以爲詩法。每有疑字。示諸社友定正。工而後已。能受萬益。而不受一損。其立心何如也。或者過於服善。不思可否。欲求完美。反致氣格不純。昔陳王稱丁敬禮服善。恐異地則不然。惟賤士人得而指擿。其虛心請教。惟言是從。或有一二不合調者。當自詳審。而無偏聽之弊。求其純亦不難矣。或曰。夫少陵之作。氣格渾雄。雖有微疵。不傷大體。譬之滄海。無所不容。適聞斯論。何其不廣也。四溟子曰。予詩如幽溟寒泉。湛然一鑑。自不少容渣滓。務渾淨則易純。使百代之下。知予苦心若是。安敢望於少陵也。

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因觀于濆沙場詩。士卒浣征衣。交河水流血。施肩吾及第後過江詩。江神亦世情。爲我風色好。二作如此。胡不云戰士浣征衣。忽變交河色。尙憶布衣歸。江神亦風浪。庶得穩帖。

詩中火言寒者罕見。庾子山詩。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下句甚奇。惜其對不稱爾。予得一聯。人煙隔水靜。鬼火照沙寒。狀其沙塞荒涼。宛然銷魂矣。附憶雁門詩云。昔年雁門路。霜氣逼征鞍。野望天何慘。山行老更難。人煙隔水靜。鬼火照沙寒。戰伐空悲感。風凄戍角殘。

孫太初收菊花貯枕。詩云。呼童收落英。晨起晞清露。滿囊賸貯秋。寒香散庭戶。夜來夢東籬。枕上得佳句。好箇題目。唐人未之有也。前五句清雅。惜末句殊無深意。若更爲陶潛宛相遇。則清而純矣。

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會於是日。皆作送窮文。予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送窮何所往。

託寓豈無由。易使世情薄。難期天意周。路艱妨驥足。歲旱涸龍湫。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讎。聖賢不異轍。愚昧更深謀。志定無他夢。身安寧復憂。殘燈抱膝夜。落葉閉門秋。老矣惟孤杖。蕭然一敝裘。病餘清似鶴。懶極拙於鳩。著述因誰力。饑寒爲爾愁。相依各隱見。百事共沉浮。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踟躕兼晦朔。寂寞且林邱。莫灑步兵淚。花時足勝遊。予因古人送窮二作。即於切要處。思得一聯。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借此爲發興之端。遂以尤韻。擇其當用者若干。則意隨字生。便得如許好聯。及錯綜成篇。工而能渾。氣如貫珠。此作長律之法。久而自熟。無不立成。心中本無些子意思。率皆出於偶然。此不專於立意明矣。其中一聯。才屈驕爲蠹。名歸苦是囮。初以爲奇。不免咬羣之病。一割愛務求平順。復造一聯。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讎。吟誦間。忽岔出想頭。因味字得一絕云。道味在無味。咀之偏到心。猶言水有迹。瞑坐萬松深。正所謂思無定位。甫臨滄海。復造瑤池。其神遊兩間。無適不可。此亦變通之法。古人祕而不泄。無乃自重其道歟。

揚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餐。貧無寶瓠。予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於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雖流於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子筆力不同。揚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眞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

謝者失之餖飣。孰能處於陶謝之間。易其貌。換其骨。而神存千古。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此老猶以爲難。況其他者乎。

作詩有相因之法。出於偶然。因所見而得句。轉其思而爲文。先作而後命題。乃筆下之權衡也。一夕。讀道德經。大巧若拙。巧拙二字。觸其心思。遂成自拙歎云。出門何所營。蕭條掩柴荆。中除不灑掃。積雨莓苔生。感時倚孤杖。屋角鳩正鳴。千拙養氣根。一巧喪心萌。巢由亦偶爾。焉知身後名。不盡太古色。天末青山橫。漫書野語云。太古之氣渾而厚。中古之風純而朴。夫因朴生文。因拙生巧。相因相生。以至今日。其大也無垠。其深也叵測。孰能返朴復拙。以全其眞而老於一邱也邪。

余讀柳子厚掩役夫張進骸詩。至但願我心安。不爲爾有知。誠仁人之言也。夫子厚一代文宗。故其摛詞振藻。能占地步如此。鎮康王西巖。每於春間。命校人於郊外。舉白骨之暴露者。拾而瘞之。能不自以爲功。人見之以爲常。殊不知周文澤及枯骨。遺俗尚存。比之子厚自文其事者遠矣。余偉是舉。因賦詩頌之。今附於左云。清明野柳搖晴烟。家家墳頭燒紙錢。歲增黃土掩宿莽。還生芳草相新鮮。復見白骨交加暴風日。但逢陰雨多凄然。欲問無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四溟詩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謝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